

東漢會要





東漢會要卷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文學上

帝學

光武天鳳中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自龍爭平後未嘗復言軍旅每旦親朝日昃乃罷敕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紀

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雲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  
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  
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  
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召名儒以充禮官  
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  
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  
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  
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  
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

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  
伊秩嘗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  
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樊準傳

顯宗十歲能通春秋及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  
榮弟子何湯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  
誰對曰沛國桓榮帝卽召榮令說尚書使授太子每朝  
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拜太子少傅榮以太子  
經學成畢上疏曰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覽觀古  
今儲君副主莫能精專博學若此者也臣師道已盡皆



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况以不才敢承誨命顯宗即位尊以師禮桓榮傳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其禮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儒林傳序

肅宗即位下詔曰孝明皇帝博貫六藝不舍晝夜紀

顯宗以桓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禁中論經書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桓郁傳

章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於汝南張酺元和二年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張酺傳

肅宗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賈逵傳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曰天下之命垂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



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  
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  
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卽位大臣輔政亦選  
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  
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  
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  
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  
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  
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

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郁遷長樂少  
府復入侍講桓郁傳

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閣篇籍選術藝之  
士以充其官紀

順帝卽位桓焉授經禁中

趙典侍講禁內

桓帝初桓彬爲議郎入侍講禁中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

楊秉爲任城相以明尚書召入侍講



楊賜劉寬侍華光殿中並本傳

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黨錮傳

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蔡邕傳

獻帝頗好文學苟悅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

談論

馬巖勸學省中本傳

太學

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

有差紀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七年

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

禮義之官教化所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

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浩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

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

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

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

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

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

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



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之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故敢越職帝然之

朱浮傳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備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

罷

桓榮傳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八三匹

紀

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百家設甲乙之科以勸勉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徐防傳

延光三年幸太學

紀

順帝永建六年將作大匠翟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八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



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  
 毀太學太尉趙憙以為太學僻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  
 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  
 學帝從之九月繕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醵立碑  
 銘於學云翟圃傳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  
 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又奏  
 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  
 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名能通經雄

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左雄傳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  
 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襄楷

傳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

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紀

光和五年十二月幸太學紀

獻帝初平四年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  
 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紀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

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學校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逸遺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勸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崔駰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

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矣黨人旣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立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儒林傳

宮邸學



明帝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本紀四姓

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詔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

所川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后紀

鴻都門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



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  
之徒並待制鴻門下嘉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  
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  
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敷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  
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  
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  
本而諸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  
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

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  
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  
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於白虎通  
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  
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  
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  
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尙書  
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以爲列焉後又詔  
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



以勸學者尚書陽球奏曰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之人依憑世  
 戚附此權豪俛眉承曉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  
 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  
 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脫滓濁是以有  
 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  
 動鑒得失未聞孺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  
 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  
 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蔡邕陽球傳

郡國學

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乳豆莘莘下

舞上歌蹈德詠仁

班固東都賦

建武六年李忠為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

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川明經郡中向慕之

李忠

傳

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

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

紀

宋均調辰陽長為立學校

本傳



寇恂為汝南太守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

親受學焉

本傳

衛颯為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

本傳

任延為武威太守造立教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

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

士

本傳

秦彭為山陽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

修升降揖遜之儀

本傳

鮑德為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

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

勸服

鮑德傳



臣蔡共武恭校

東漢會要卷十二

宋 徐 天 麟

撰

文學中

國史

永平十五年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因上

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

東平王傳

馬嚴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馬嚴傳

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

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

后紀



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班彪乃繼採前史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者有詔收固繫獄固弟超詣闕上書具言固所著述意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帝乃復令終成前書綜其行事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

永平中始受詔潛精殫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

世甚重其書學者無不諷誦焉

班固傳

曹世叔妻名昭班彪女也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後又詔馬融兄續繼昭成之

列女傳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張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



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張衡傳

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十餘萬言

本傳

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鄧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皇太后正位內朝化流四海漢之舊典世有記注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

帝從之

后紀

安帝時李尤受詔與劉珍等俱撰漢記

李尤傳

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劉駒餘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劉珍傳

應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事

本傳

桓帝元嘉中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又自

采集古今刪著事要曰伏侯注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

為八卷

伏湛傳



荀爽集漢成敗事可鑒戒者謂之漢語本傳

蔡邕前在東觀與盧直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

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分別首目連

置章左猶前書十志也律志第一禮志第二樂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車服志第六帝

嘉其才宥還本郡及誅董卓司徒王允收邕付廷尉邕

陳辭乞黥首刎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

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

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

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

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

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

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

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嘆曰

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其撰

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

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蔡邕傳

盧植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記續漢記傳



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乃令荀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本傳

景祐元年祕書丞余靖言謹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充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

蔡邕楊劇盧植續爲東觀漢記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祕書丞司馬彪如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祕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范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



軍草希立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  
集范曄後漢書注儀鳳初上之付秘書省傳之至今

圖書校

東觀學者稱為老氏藏至道家蓬萊山寶章傳

藏書閣曾大蘭臺百官志蘭臺令史掌奏及印工文書

石室李固傳陛下宜秘館賈逵傳

秘書儒林傳序中書盧植傳

秘書監相帝置官東觀郎李尤傳

校書郎馬融傳校書部班固傳

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

參倍於前儒林傳序

班固永平中為郎與傅毅賈逵同校秘書本傳

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

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本傳

建初二年賜東平王蒼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本傳

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閣篇籍博選

術藝之士以充其官紀

鄧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筭數書省



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  
 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  
 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  
 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紀后  
 安帝永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  
 者劉珍與校書郎劉翽馬融及五經諸子傳記百家  
 藝術整齊脫悞是正文字本紀及蔡倫劉珍傳  
 太僕鄧康薦竇章入東觀為校書竇章傳  
 順帝永和元年詔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

諸子百家藝術

伏湛傳

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以經籍去聖久  
 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楊賜馬日磾張  
 紉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  
 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  
 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  
 街陌蔡邕傳雜陽記曰太學講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字盧植  
 上書願得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



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歲餘拜  
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

經記傳補續漢記

蔡邕盧植傳

吳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于祐諫乃止

吳祐傳

杜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漕困厄自  
以不能濟於眾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  
絕於此耶濟南徐巡東海衛宏更受林以前所得一卷  
古文尚書林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為此道將絕何意  
二生復得之耶此道不墜於地矣

袁紀

董卓遷都關中王允悉收歛蘭臺石室圖書緯要者以  
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  
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王允傳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  
鴻都諸藏典籍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  
帷蓋小乃制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  
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

盡焉

儒林傳

經學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之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願學之徒莫之從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譎譎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

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意者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剥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卅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効



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

儒林論

光武中興未及下車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

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儒林傳

祭遵奏置五經大夫

本傳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逾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稽古求道真也

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紀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世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鄭玄論

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



句以悟後學上疏曰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  
 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  
 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  
 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  
 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  
 策試輒行誣訟議論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  
 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經侮道術寢以成俗誠  
 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  
 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

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  
 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  
 公卿皆從防言本傳

五經諸儒

馬融字季長初京兆擘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從  
 其遊學博通經籍才高博給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  
 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著三傳異同說注  
 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井丹字大春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語



東漢會要 卷三  
三  
曰五經紛綸并大春

許慎字叔重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順帝詔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

鄭玄字康成少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涿郡

盧植事扶風馬融初中與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盧植字子幹少與鄭玄同事馬融能通古今好學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並本傳

### 易家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贛壽別爲京氏學又東萊



費直傳易授琅琊王橫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又沛人高相傳易受于康及蘭陵毋將承為高氏學施  
孟梁邱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施氏易 劉昆

孟氏易 袁安 子京 孫彭 注丹 任安 夏恭

梁邱易 范升 楊政 張興

京氏易 戴憑 孫期 魏滿 郎顛

樊英

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

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  
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尚書家

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  
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  
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  
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  
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  
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



未得立

歐陽尚書 歐陽歛 牟長 宋登 尹敏 楊震

桓榮 丁鴻 張興

大夏侯尚書 張糾 賈逵 牟融

小夏侯尚書 王良

古文尚書 周防 孔僖 楊倫 杜林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

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詩家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為作訓詁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魯詩 高詡 包咸 魏應 陳重

齊詩 伏恭 任末 景鸞

韓詩 薛漢 召馴 楊仁 趙晁 李恂

毛詩 衛宏



東漢會要 卷三  
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詩箋

禮家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邱蕭奮以授同部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今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後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

撰漢禮事在褒傳

大戴禮

小戴禮 鄭玄

慶氏禮 曹充 曹褒 董鈞

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春秋家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



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  
 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又暇邱  
 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  
 左氏訓詁授趙人貫公

公羊嚴氏春秋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樊儵 張霸 張楷

公羊顏氏春秋 張玄 李育 何休

穀梁春秋

左氏春秋 鄭興 鄭眾 陳元 賈徽 賈逵

服虔 穎容 謝該 李封 吳祐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  
 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  
 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  
 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臣蔡共武恭校

東漢會要卷十三

宋

徐

天

麟

撰

文學下

講論經義

建武二年召范升為博士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



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豫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疑端競進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矣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

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學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



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雖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范升傳

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戴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卽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講經

不窮戴侍中

戴憑傳

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諮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文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



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  
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  
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  
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  
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  
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  
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  
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  
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

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帝在人間時  
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  
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  
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  
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  
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  
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  
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績結泐汰學  
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



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旧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謹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

封病卒左氏復廢

陳元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

氏大義長於一傳者遠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摛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綱紀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詰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



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几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榦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

也如今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

賈逵傳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



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  
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  
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  
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  
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  
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  
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  
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廣平王羨及名儒丁鴻樓

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皆與焉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

儒稱善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本紀及丁

鴻傳

和帝永元十一年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使中大夫魯丕  
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  
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  
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  
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  
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



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幽遠獨有遺失也魯不傳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

學門外詳見圖書類

論讖

光武避吏新野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光武曰劉氏復興

李氏為輔紀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  
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  
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

周之白魚曷足比焉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  
德為天子帝猶固辭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乃

即皇帝位紀

中元二年初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紀

世祖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  
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  
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  
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  
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誤



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謀帝省奏不悅其後有詔書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桓譚傳

帝以尹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

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恠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儒林傳

朱浮為太僕與講圖讖傳

帝嘗問鄭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鄭興傳



賈逵曰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

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詒藏之秘書

賈逵傳臣天麟安張衡云逵嘗摘讖

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及考逵論左氏乃專引其合圖讖以為證范氏謂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

蓋謂此也

肅宗即位有司言孝明皇帝聰明淵塞著在圖讖

河圖曰圖

出代九天開明受用嗣興十代以光又括地象曰十代禮樂文雅並出讚明帝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

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張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

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

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

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

立言於前有證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

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

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

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

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

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

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



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始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擅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

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郊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

矣

張衡傳

自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允信讖言士之趨時宜者皆馳騁穿作爭談之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昆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是以



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方術

臣天麟竊謂聖人之道如桑麻穀粟飢必食寒必衣不可外此而他求也自古楊墨申韓之流均爲異端然幸有聖賢者出抵排攘斥而後人心正邪說息天下後世却其害道而不溺焉若夫讖緯之學託於六經以文其私說雜之以圖記證之以占驗始自哀平盛於建武上意所好下爭趨之由是東京之士波流風靡雖賈逵曹褒之倫亦且溺其習而不自覺獨桓

譚尹敏張衡數君子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嗚呼若數子者可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旣倒者歟

### 論浮屠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土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



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明帝  
 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  
 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  
 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國始傳其形像而王公貴  
 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楚王傳注

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楚王英奉黃縑白  
 紕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  
 以贖罪愆國相以聞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  
 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

贖以助伊蒲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傳楚王傳

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本紀

延熹中襄楷上書言聞宮中祀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

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愆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

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

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

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

乃能成道今陛下媼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

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襄楷傳



陶謙同郡人竿融聚眾數百往依於謙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

陶謙傳

范氏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之間也張騫懷致遠之畧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解言張騫但著地多膏濕乘象而戰班超雖列其奉浮屠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其國則殷乎中土

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離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尙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



歸措扶疑說則大道通矣

西域傳論

臣蔡共武恭校



